

在成都 (诗四首)

■黄元祥(四川攀枝花)

敞开或遮蔽

在冬夜
嵌在墙上的窗子
扫荡旷野的寒风
在敞开
好象词语为显现敞开
沉默在天空中处理乌云
易碎的雪花翻卷着落下：
密密麻麻——
我听到词无声的呐喊

那呐喊也来自青色的屋顶
来自睡梦人的土地
在那里 屋顶是土地隆起的嘴唇

那词的呐喊是在抗议遮蔽
还是呼唤雪花的敞开
敞开，翻卷的雪花在嘈杂的词语中敞开
慢慢地，词语中充满雪花的呐喊
最后的雪从词语中喷发……

从醒来的白天看
积雪的屋顶搅扰言说后短暂的宁静

●晚亭(新疆)

消失的春天

一个人在桃园中
缓慢地行走
影子藏进桃花的笑脸
继续做着春天的梦

雨后的阳光是虚拟的
一片一片懒散地洒在桃树上
一个人走到桃园尽头
才发现桃叶日渐丰满
桃花已一脸苍白

●孙其安(四川)

一颗子弹在河边被博尔赫斯追上
一颗子弹 在河边
被博尔赫斯追上
那是发出八十六年前的一颗
由缓慢的加速度
逆流而上 起先
在博尔赫斯的身后



一剪梅·插图作者 廖洪志

我看见太阳照射过来
青色的瓦开始无声的呐喊
那呐喊抗议冰雪的遮蔽
直至变暖的气候大步走来
那些屋顶再次选择天空：
我看见一些词持续的暗淡下去——
他们最后的撤退把屋檐下雨水的喧哗
拉得又细又长

属于
火车站二月的春寒属于他
他的现在属于兜里的一块银币
他的速度最初离开过故乡
直到天空中留下攥紧把手的形状
自行车轮独自滚向了天边 沿着那把手
爬回属于他的梦境

他的人造革皮鞋
塞满冻僵的脚趾
属于田野的长着青梗的萝卜
也属于他的舌头 年幼的时候
他父亲的骨头从高高的山坡上滚下
一头牛巨大的胃填满他的忍受
一万头悲伤的奶牛仰起头
……

他分不清这是他的第几次南下
一个人的记忆在属于他的墙上斑驳
属于多数人的记忆正成为历史：
在车站众人踉蹌的不锈钢栏杆上
他的锈迅速扩展开去 无数次

那尖利而恐怖的声音
击中博尔赫斯的双眼
这未曾进入体内的子弹
带着博尔赫斯全部的白天
沿清激的河流呼啸而去
把博尔赫斯甩在黑暗的身后

博尔赫斯为了找回那失去的白天
在犹豫的手杖面前毫不犹豫地
以梦为马 夜以继日
终于在那颗子弹落地前
道上 并且倒下
“如一个死人倒下”

在环形的图书馆里
在大理石坚硬的纹理之间

●罗箫(河北临漳)

走钢丝

父亲当队长时
养成个不良习惯
取消生产队后
习惯没被取消

他想看清对面疾驶而过的火车上
属于他的前生或后世
但总是大过恍惚

午夜的大街是我肋骨的荒凉
很多的阴冷展示天空
他们的天空堆积擦鞋人扔掉的抹布
他们乌青的爪子趴在窗户上
刚被擦过

他们也是柿子树赤裸的天空
风从那里刚刚诞生 片片落叶睁开了眼
像摘下的果实我熟悉那些冰冷的歌声
午夜的大街上 他们搂紧了我
迫使我使用战栗的呼吸

我学会了呼吸像用浓雾笼罩我自己
浓雾笼罩着我就是大地在呼吸
那呼吸唤醒严寒的记忆
那记忆修建一所冬日的学校

而我就是那所学校
为肋骨的荒凉腾空午夜的大街
天空中落下的雨滴有我全部的过去
那些擦鞋人的孩子是我的未来

风吹向的远方
词间溢出的物还是词
在头脑中过了头 风中挺住的

还是一些柱子的思想
在变白 变黑

没有思想

风吹向的远方
还是地平线与圆顶的融合
头痛也还是大树的根须长进了皮肤
没有痛
指缝间漏下的沙子还是些时间
河流开始之前
也还是一些挂在眼睫的冰凌

没有流动

没有了思想 仅仅是吹向任何方向的风
甚至没有来自任何方向的风 而仅仅是
喉间的词 你说出就成了风
仅仅是痛 一些树桩留驻了记忆

沉重仅仅是光的影子 一折就断
就会有河流流进眼睛的窗棂
在那里 扬起的玉米花粉开始作床

河床的下面 静悄悄的待在那儿

没有自身的边际……

诗人自选诗

人类的良知让我们获得了
自由的呼吸
等你出世，你的父亲和我
将给你最鲜美的水草
并和你一起嬉戏
宝贝，天黑了
你的父亲去参加人善民主会议
也该回来了吧
他也许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呢

●雪鹰(湖北潜江)

废弃的铁轨

火车经过西斋
几截废弃的铁轨
散乱草丛。或许
它们压根就没被
拧到枕木上
压根就不曾有力
在体内加速
露在阳光下的锈
将在风雨中剥落
那被草遮掩的
是我不敢示人的伤口

●沈学印(黑龙江)

落叶与季节

秋叶落地
是一个季节的影子
季节逝去了 影子消失了一个
思想却还活着

●彭红军(成都青白江)

生下来就是你

站在有秋叶落地的阳光里
我去叩开另一个季节的门
活着的思想告诉我
走出影子还有如水的心理

入夜 鼓风机就开始转动
搅动着羽毛
天地真是个羽毛加工厂
一只鸟
从北方飞来
扑腾腾扑腾腾
扇起巨大的翅膀
它用力肯定过猛
洁白的羽毛纷纷扬起

哦 雪 你这受伤的大鸟 此刻
翅膀覆盖了整个川西
还喘着粗气呢
长喙叼着太阳

在生命的末头，终于有人的思想
在美的梦里，梦见自己却是一条鱼

执行组稿：
胡仁泽

组 稿：
李龙炳
彦 龙
黄 啸
易 杉
黄元祥
傅智祥

《中国诗歌信息资料》有
14 年历史，每月发布诗
坛最新信息。(213015)
江苏常州市清潭新村
72-601 信箱 爱柳。电
子：zgspczl@163.com
《南方诗报》为纯诗歌报，刊
发诗及诗评。投稿邮箱：
south_poem@126.com
《诗词报》由广州市文联
主管，邮发代号：45-64。
全年 24 期，订价 24 元
可破季度订阅。有稿酬。
511483 广州市番禺沙湾
东园新村东园大街 201
号诗词报赛能文艺特刊
编辑部罗略

《长风文学》为综合性纯
文学期刊，全国发行。
402360 重庆天足党政办
公中心 11 楼
李龙炳的诗集《奇迹》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诗人长诗 7 首、短
诗 56 首，有哑石等 5 位
诗人的评论。610306
四川成都青白江区龙王
邮局 李龙炳
易杉的诗集《一只带风的
鸟》由远方出版社出版。
610500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
镇东环路四巷 233 号易杉
胡仁泽的诗集《顺着墨
水流淌的河》由远方出
版社出版。诗集是诗人 4
年来诗歌创作的精选。

刘福春编辑的《中国新
诗书刊总目》由作家出
版社出版，该书收录
1920 年 1 月至 2006 年 1
月大陆、台湾、澳门及海
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
诗论集 18000 余种。收
录出版社出版的作者
自印的新诗集、诗论集
以及散文诗集、儿童诗
集、诗剧、诗及诗论与
其他文体的合集等。该
书 16 开 808 页精装。
发行：北京燕山房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
地址：100034 北京市西
城区文津街七号
电 话：010-66126184
66531999

《西部文学》725000 陕
西省安康市南环路中段
218 号《西部文学》编辑
部 杨麟 13359153677
《青石》诗刊，637002 四川
省南充市青英路 44 号
030608 信箱
《南云文学》系内部分流文
学双月刊。655204 云南
省会泽县金所乡雷峰希望
小学《南云文学》编辑部 余
文飞 13608713869
《野草》报 055350 河北
隆尧县文化馆二楼《野
草》编辑部 冯延辰 收
沈学印的《诗趣、诗情、
诗美》由国际社出版
社出版。每本 20 元。
153000 黑龙江伊春电
视台沈学印

《屏风诗歌》2006 年 9 月
向青白江区图书馆捐书 96 本
杂志 12 本，10 月又向“小马
哥农民书屋”捐书 45 本，杂
志 15 本，共捐书 145 本，杂
志 27 本。

屏风诗歌

内部资料 欢迎交流 免费赠阅 第6期 刊头书法：汤文俊 总第6期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印刷 电子稿接收：火种诗刊论坛 <http://hsk.ku.net>

张卫东作品选

白露

一个热点的终结
使世界的体温得到扼制
面对大把大把的落叶
我们能否确立另一种信念

季节将大地搓成泥丸
粘住收获的步伐
任肥硕的果实在雨中烂掉

秋虫的妄想
预示夏天的意志行将崩溃
花瓣零落的夜晚 蝴蝶死去
有人在梦中惊厥
蜜蜂的乐园出现动摇

等待，如同一次欲望的煎熬
躁动的手指在冷峻中
谋求静止。拒绝所有的暗示

我大概是 从 1986 年开始写诗的吧。那时的中国
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诗歌风潮，而当时的我却浑然不
知。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去电
大上课。夜里九点过回家还要温习功课做作业，很少
有时间考虑写诗的事，只是偶尔闲下来才想起翻翻诗
集，完全是一个封闭的自我。身边没有一个诗歌朋友，诗
集也没几本。关于诗歌写作的其它信息和资源就更无
从所知，无从谈起。写诗，也仅仅是一时心血来潮随
便胡写一气，没大当回事，更谈不上诗意与技巧的把握。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对诗歌的态度与写作。
记得是 1989 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吧，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
我走进了我今天的挚友，画家、诗人卢东的家。那满屋的油画、
很多的书和他递过来的一本本厚厚的手抄本个人诗集一下就
把我带进了他的艺术王国和理想世界。我被他身旁的这一切以及
他大大的、深陷、略带忧郁却又炯炯有神的好友目光深深地
打动了。……从此，我们成了写作与生活中的挚友。不久，通过
他的另一位同学引荐，我们同时认识了具有学者风范的诗人陈
子弘并开始了我们共同的诗歌写作与友谊直至至今。

与卢东、子弘两位诗友的认识，是我写作生活中的大幸。卢
东单纯勤奋，唯美浪漫，子弘博学严谨，清高脱俗。在他们的鼓
励、支持和帮助下，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并受益匪浅。
那一时期，我的写作热情高涨，写出了一大批诗歌。然今
天看来，绝大部分是要不得的。说实话，那时，虽然我“初入诗
门”，希望按照自己对诗的理解和认识去把握去写好每一首诗，
但能力的不济、眼界的狭窄和资源的有限，其写作一直无法从
根本上摆脱言说的肤浅与贫弱，乃至某些“为赋新诗强作愁”般
的矫情和因袭与模仿的痕迹时常显露。那时的写作，除了热情
与执着，虚荣心也是时时作祟的。

1994 年，卢东从川师大毕业后又去了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
学院油画系进修，而我则一人仍在成都家中默默而孤独地写
着。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 1997 年。这期间，我的写作除了坚持
却显得那样迟顿，基本停留在 94 年的平台上，没有什么大的变
化。倒是我与卢东间往复于成渝两地的书信为我们彼此写作的
坚持产生了令人感动的鼓励与支撑。

其实，诗写到这个年龄，对我来说那种写的冲动究竟来自
那里？我想。可能更多是来自生存的压力和对现实处境的焦虑
与无奈所产生的内心孤独却又不可名状的心理落差与抵抗，或
者说产生于个人生活遭遇中那些需要借助这个形式加以表达
的情感律动吧。如果说这个过程延续至今形成了某种自觉，那
实在是在有意无意中达成的。这或许就是我的命。

1997 年冬天的某个夜晚，我与现在的又一位挚友诗人胡君
相识。在后来与胡君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为人之正直、
宽厚与友爱以及对诗歌敏锐、准确、深入的解读能力，并在写作

自信使我们成了陌路人
怀揣不安的元素和冷落的隐私
自恋还是自怜？
我们坠入其间，不得要领

熟悉的风声告诉我们
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多久
走出黑夜的诱惑
我们仔细辨认枯藤的叶子
何以变得面目全非

街市依旧。倚仗油布伞的底护
几个老者守住泥滩
指点每一位路人，表情滞然

我不能气馁
只能缓缓地收缩肢体
我渴望光亮的出现
那怕是一个入口

语言的困惑
如果所有的语言
都是为着表现某种情绪
那实在是一种幸运。遗憾的是
我们总被众多曲解左右

诗歌，回忆与心得

●张卫东(四川)

中时常得到他的鼓励、帮助和指点。尤其在我写《表达》、《秋天·落日》以及后来写《往昔：激情的丧失》、《杉板桥》、《变色龙》等诗的日子里，不少地方得到了他耐心细致的分析和逐字逐句的帮助。现在想来，其应好感谢他。而他早些年所写的长诗《幻美旅程》、《海明威的眼里跳出一头狮子》和他近几年写的《无人称的哭墙》、《远别离》、《裸奔》、《和自己说再见》、《自画像》、《落虹桥街六号的一个瞬间》等一批短诗深得不少诗友的喜悦，也对我在诗歌的口语表达和抒情与叙述性写作形式方面有所借鉴和启发。这一时期，由于工作和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缘故，我的写作有所减少。

十几年来，尽管写诗已成为我日常生活及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或一种活法。而我写诗是不择什么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诗由兴起”，我时常于闲暇之余思考、想象着一些问题，或工作间隙、或阅读当中、或散步、或与人品茶、聊天，包括在旅途中，火车上，……甚至早起或深夜醒来，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有可能触发我的“奇想”让我掏出纸笔，信手写来。这就是我的写作状态。我写，是自然而然的，哪天不写了，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责任”与“使命”的问题(也没有那个水平和能力)。那些什么“权威”诗评家的点评、推敲一类的标准，在我这里更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我的写作只对自己负责，我认为满意了，我的标准、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我知道这样的认识和追求是很浅薄很不够的。有时我也会在写作中去琢磨一些有关诗的语言与技巧问题，并为自己语言方面“天赋”的不足而苦恼、沮丧。

诗是什么？就一个具体的诗人，一首具体的诗来讲，为何而写，写什么，怎么去写，完全取决于个人，关键是要真诚。正如海德格尔在叙述诗的本质中所说：“从内心出发，并指向内心”。这是感动自己进而吸引和打动读者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元素。独特、真诚，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写作的方向。

1998 年以来我有幸陆续结识了张峰、高岭、杜力、李兵、吴建军、刘泽球、哑石、史幼波、李龙炳、胡仁泽、田一坡、陶春、谢银思等一批诗友，并读到了他们的不少诗作，从对他们各自诗作的阅读，使我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深受教益和启发，使我的写作视野再一次在更广阔的意义下敞开了。我常常在想，在成都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内陆城市，湿润

下午：读马格利特一幅画

杨然

下午。应该相关的人
却互不相关，互不察觉
一位黑礼服男人默然在走
一位满头野花的女人
浑身赤裸。膝盖长出植物
各走各的路。下午

路旁有一尊裸体男子。没有手
一位女人在找他
仿佛有许多话必须说
又有许多话不必说
接着。不紧，也不松
阳光很随便通过双乳
各有各的影子/各有各的风
一间空壳房屋

朝阳的门静静地打开
一堵墙如纸
就连最软弱的眼力
也会透视内部的一切
这是一个典型的下午
清醒的人像在梦游
路面悬浮大大小小的阴影
柔软绵绵的石头
又像坚硬的马铃薯
一刹那，都静止了

要走的没有再走
要接的没有接得更紧
下午。一个难忘的下午
宁静中纯粹的喜悦与恐怖
要么永远模糊/要么永远清楚

我在皮面摇来摆去
还是稳住了自己
换一个角度悄然渗入
我感到，这里道路迂回曲折
绯红的液体 纵横交织

我在皮下摸索前进
沿着脉路所指，
而预想的目标却叫我蹑手蹑足
匡怯不前。我
始终未能临近终点

我时常穿过窄窄的天空
向一种情节靠拢
却把更多的风景抛在身后
这是怎样的文字呢？

总以为语言的个性
是情绪构筑的大厦，复杂的事物
属于别有用心堆砌
这单调的组合，仅仅是
出自那些错觉？

为了情节为了语言的生气
思维被文字紧紧拴住
这预料中的筹划
将文字搞得痛苦不堪

这便是我们的语言吗？
伸入大树根部
却难以抵达土壤的深处

独苗

的气候，适中的温度，良好的文化氛围，闲适的生活节奏和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真的是让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如鱼得水了。而今生今世能与诗歌结缘，更是我们的万幸。为此，我在 2003 年春写下了一组组诗《我的成都私(诗)生活》，以诙谐、调侃的言语叙述抒发了这些年来个人生活与写作的窘困和对时代的置喙，并透过这些文字，记述了我们这一群人时常出没的那些分布于成都市内郊外、大街小巷的茶馆及我们身处其间的一些生活实况。

作为历史中人，作为特定社会的一分子，一个俗人，我们有着社会及自身无法超越的局限。生活在严酷的现实中，我们所遭遇的压力和痛楚决不仅来自于生存本身(物质方面)，它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精神的失衡。一方面人们在紧张劳顿的奔波中，在危机四伏的处境里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渴望沟通，渴望理解，渴望获得某种心理的慰藉；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出于某种权力、地位、利益和偏执的自尊，在表面开放的个性张扬中将自己真正应该并希望表达的真实锁进心底，从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一个庞大的人格扭曲、心理错位、怪圈并长久地制约着人们正常的精神追求与人际交往(这种情形也必然渗透并影响反映在当下的诗歌)。当然，我们选择了诗。当我们对自己所钟爱的诗歌孜孜以求，如醉如痴的时候，当我们甘愿把写作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时候，我们不当以我们各自的写作，以我们透明洁净的、满是真挚与美好、满是爱意的诗行带给人们以莫大的启示和抚慰、愉悦和鼓舞并使我们的灵魂在这孤独艰难地攀登中得以超越和升华吗？在《雪域》中我这样写到：哦，肉体，当你已不再属于我时/我还能惧怕什么？拨动琴弦/也是深沉的律动。——泓超然的音波/鱼贯而入，那是心头生命的蹁跹/而远处，有寒流崩溃的哀号/和雪域动人的颂咏//……带着远古的潮痰，也带着今天的顽疾/我们能否踩着祖先的肩头/袒露胸膛，用有声的沉默或/无声的呐喊去点燃雪域里每一簇野火？/任我们的骨气以风雪为傲然/献给明天的花园

这首诗是我在病床上写成的。1994 年的冬天，一场突入其来的胃病让我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星期。白天，当教师的夫人上班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家养病。面对病体，面对窗外深冬的寒流，我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从来没有的伤感一下涌上了心头，于是，我提起笔写了起来。可不知怎的，却写下了这首与自己当时心境完全相反的句子。哦，原来我内心需要表达的恰恰是一种与疾病和虚弱抗争的顽强。于是，我就想，这也许就是写作，就是诗歌要教会我们的东西吧。

历史是什么？就是一个不断更新和淘汰的过程。诗的历史也是如此。一个诗人、一首诗，要有勇气承受这个过个程，而不论结果怎样。这是我的观点。 2006.9

22-217443

张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祖籍四川眉山。写作多年，选择简单的生活。著有《张峰文集》一书，有诗歌、散文等文字散见国内外选本。估计这一生都会与茶、诗歌等文字为伴，日子清淡，向往——“结习已空花不住，岁寒为有竹相娱”境界。

张峰的诗四首

月光

光线斜过窗棂
轻灵的小猫穿过院门
寂静 竹笋生长的声音

这个冬天来得突然
还夹杂着一丝海风的咸味
苦心煎熬的一付中药
最终抵达病的深处

一付中药抵达身体的速度
足以改变一个季节的笑容
深陷在时光背后

一种幸福难以想象
柔软的风轻轻飘过头顶
吹过连心的十指
在这深夜谈你的时候

一个没有雪的冬天

在没有雪的冬天行走
树叶飞舞 你所带来的气息
弥漫着我的生活
一场雪始终没有下

冬至即将来临
一年中最寒冷的一天
那会是什么样子
雪花会和你一道降临吗

寒冬的静夜
飞舞的十指拨动更深的夜晚
一付中药和你一同饮下
才知道什么是甘甜的滋味

一个没有雪的冬天
有谁比你更幸福
更能感受到遥远的温暖
月光泻下一地的清明

小寒

2006年的小寒气温骤降
细雪飘飞的天空中
寒气逼近回家的路人

从去年开始煎熬的一付中药里

甘草的滋味越来越浓郁
苦尽甘来的药水中轻盈的身体
历经寒冬就渐入佳境

日见红润的掌心 and 鲜亮的十指
空气中腊梅隐隐飘来的暗香
漫满花朵芬芳的是逐渐掉落的肉体

静夜十分，一股寒潮来路不明
把自己关在有巨大玻璃窗的房间里
一盆火充满暖意
水仙迟迟不开 兰草的仙气

倚窗而望 落叶满地
树上残留的枯枝在节气中挂满风的旗帜
一个与寒冷相关的节气中
还有什么比温暖的春天更诱人
一壶止水 美化梦幻的心境

大病初愈

大病初愈
风吹过头顶感觉就要普降甘霖
有雪的冬天越来越少
土地在缩小，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
装下那些美丽动听的故事

大病过后，中药的香气依旧
深夜静坐是一种姿势的话
回流的津液就是一条无尽的河流
被润泽的身体安然无恙
血液的奔流不息来自心量的增长
皮肤如丝绸滑落更多的是尘土

更深的夜晚有更大的迷恋
月光如水，流泻在大地上之
清清白白的手指不会握住太多的贪婪
一壶清茶一个清凉的夜晚
打开发黄的典籍 前世今生

王政：男，曾用笔名山楠，1986年毕业于某师范学院中文系。为支援“三农”建设，投身到攀枝花。先后从事过记者、编辑、共青团、检察官工作。现居四川攀枝花。

王政的诗四首

暗香

有一些暗香是美丽温暖的
就象草原上的风
和疾驰而过的马

从正午阳光下的河流
蜿蜒伸向茫茫的天际
夏天走远了

秋夜的星星却仍然
抵挡不住草原的诱惑而坠入

春天 另一道风景

河流深情的怀抱

有一些暗香是沁人心脾的
就象从罗马时代竞技场
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和
博物馆里收藏的只言片语
穿越历史的隧道 走进
中国江南平静而厚实的周庄
感悟双桥的魅力和
青石板铺就的深邃沉积
枕水依柳述说
雨丝缭绕的丁香巷悠远绵长

城墙 草木 文字 山水
亦或满载岁月蹉跎的悠悠时空
都潜藏着说不尽道不完的
悠悠暗香和暗香悠悠

石羊古道

南方的彩云
将南丝绸的马鞍
卸取在青石铺就的羊肠古道上
龙女赶着羊群挥一挥手下
走了
白井掘开的盐典
如蓝蓝天空绽放的云朵
像远山的呼唤一路洒开
马帮驮着盐巴和激扬的长鞭
牵引古老的山歌
在空旷的悠悠天地间
回响
或许跨越历史的时空太久远
或许白井盐的咸味吸引了先贤
圣贤孔夫子的脚步
居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显现

吟颂石羊古镇的声音
清晰地雕刻在孔庙的记忆里
山岗的炊烟 生长
在没完没了的日出日落间
盛酒的土碗还是那么朴实
仿佛浸染着马帮咸味的汗水
和烟袋撼天动地的叭哒声

划破长风飞逝的鞭子醉了
背着行囊远走他乡的马帮醉了
醉在红红的南高原
醉在盐巴和汗水浇铸的南丝路上
一如弯弯伸向远方的石羊古道

可孔子却清醒着
哪怕是一场又一场的天灾
哪怕是一次又一次的人祸
孔子依然清醒着
静静地安坐在石羊的孔庙里
向人们述说
他的云游

阳光
像是刚从沙漠那端照射过来
不再那么温暖轻柔

干燥的空气
开始弥漫陡峭的岩体
和没有生机的荒草野岭
刀劈开一样的高山峡谷
金沙江水闪闪烁烁
缓缓地向前移动
低矮的河床静静地裸露
两岸的怪石 欲哭无泪
无神却又坚固地守望着
对岸以及对岸悬挂的断木

是春天走得太快
还是夏天过早地跨越时令
让春天生出另一道风景
在坚守和背弃之间

生命

生命 有时脆弱得
就像叶上露珠
心在时
生命就在 顺着晨风吹去
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也许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托尔斯泰说过
“要是害怕狼群
就别到森林里去”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也许刚刚起步
我们已走完一生
也许行在半途 我们才刚刚开始

曹大庆：1959年生于黑龙江，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自由撰稿人。出版有四人诗文集《北方合唱》。2005获《雁鸣湖》杂志全国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现居黑龙江五大连池。

曹大庆的诗三首

写给《屏风诗歌》

一只诗歌蝴蝶
躲在蝙蝠无言穿行的夏夜
从青白江飞往黑龙江
最后栖落在五大连池的心尖上

她站立 一道人性的岸
就挡住了红尘滚滚的海
她飘扬 一面忧伤的旗
就掀起神圣的欢乐风暴

她美妙绝伦 环护一方艺术盛宴
名符其实中华牌诗歌屏风
绣着：一朵亮的星花
滑过一段黑的铁轨

我爱她干净的身子
她月韵的目光
在我骨子里锋利一万年
我望着她 做大白日梦

致诗友胡仁泽

你远在天府之国游牧
干吗放纵一匹灵感的快马
驮影憧憧 撞倒我
迷途在白山黑水间的梅花鹿

我采集的植物
都汇聚到了你笔端的世纪
任潮湿的泪水
积攒从前歌唱的光荣

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草原
诗歌的春风秋雨
在南方 在北国
分隔开友谊的黄昏和早晨

我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
“把羽毛浸入阳光 你多么明智”
“在民间搭建学院的骨架
你活得很硬气”

我通过星星的翻译
灼热你冷静的“词语”
我想吮吸尽《顺着墨水流淌的河》
画出《屏风诗歌》物与神游的空灵时光

读《一剪梅》诗栏

在十五片梅叶中
我那一叶是一只鸟
鸟前 有回望自己的悬崖
鸟后是办公室
然后《冷》
这让我端着《屏风诗歌》的手大汗淋漓

麦岸的诗

记忆

从我身体里路过的人
有不同的方向和相似的姿态
总是小心翼翼地怕什么丢掉
或者疑神疑鬼盯着地面
匆忙的 悠闲的 无所谓的
而我记住的是那个跌倒的家伙
【简历】麦岸：1983年生于山东莒县。有作品见于《诗歌杂志》等刊。有自选诗集《穴居时代》。

郁颖的诗

今晚，我们要沉默

嘘——！记住：今晚，我们要沉默。
用口水把舌头咽住。看，神在舞蹈。
那疯狂的发梢闪动银光，女人纷纷醉倒。
我们憨厚的金性情退下。手里攥着一把月光
他乌黑脊背发出幽蓝的光，黄铜银打的胸膛
死亡的魂灵一样张牙舞爪。汗珠坠落，
在骨头做燃料的炉火里“噼里啪啦”地作响：
像极了他父亲去极西之地是燃放的礼花

今晚要沉默。金匠憋住了“嘿嘿，哈哈”
红色的眼珠在锤子下落时冒出了金星。
神用头发舞蹈。金匠用锤子舞蹈。我们用眼睛舞蹈。
金匠用骨髓和月光铸造了一枚戒指。汉子流泪，
颤巍巍地捧给心爱的女人：我们厮守一生吧！
神抖动黑色的衣袖。站在火焰上吟唱：
我们的手要越过高山般阻碍相连，
天空终有一天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只需更加握紧手，向星辰发誓言！

来吧，我深爱的人，深爱我的人，以及我恨的人和
恨我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握紧手吧！
星光落雨。用脚踏着节拍，舞蹈吧！
火苗的劈啪声、雷的震动，是今晚绝妙的音乐！
金匠被困在中央，神钻进炉子里燃着绿色的火。
跪倒，泪流满面。托起戒指指仰天长啸——
无人问津。我们的歌唱在心。为金匠祝福：
千年的流浪打碎了我们的眼睛，
不要流泪、心慌，坐下来吧。
亲爱的，喝杯交杯酒吧。然后，
将酒杯狠狠地砸向低微的天堂！

罗松明：1980年10月生于湖南。发表诗、散文诗、散文、小说。现主编《中国青年诗刊》。

80年代诗人作品展

我怕自己太轻
不知道 将会飘摇至何方
在烟圈旁旋转的守夜人
把黑夜当成舞池
我一次又一次擦亮眼睛
想在他眼里探望 一丝疲惫
我继续用诗歌
养活我干涸的泪腺
在亚洲的某个角落
看旭日 在我眼角慢慢浸润
枯萎的血丝

【简历】郁颖：原名钟根清，1986年生于浙江丽水。系丽水学院诗社副社长《既帆诗报》主编。

三米深的诗

废园

空气中弥漫着木屑的香味
旗杆发出清脆的声响
是谁把旗杆敲打
是谁掩起耳朵，就远离了尘嚣
旗杆那边并没有人
也没有我，我闻入了废园
没有人打扫，只有月光
小池里的荷叶舒展着
我可以踩着荷叶走过湖面
老树的枝头很低
回忆如平静的湖水，低过枝头
【简历】三米深：男，原名林雯雯，八十年代生于福建福州。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罗松明的诗

单调

天空，其实很单调
那些复杂纷繁的喧嚣
其实很单调。

寒易水的诗

原始的夏日

百灵鸟的鸣叫唱干了流水
一群干枯的河床
还在遥远的沙漠幻想绿洲
原始的夏日
还用树叶遮盖丑陋的狂欢
祖先心里还为打雷跪拜
一只猛兽悄悄的迁徙
部落的首长吮吸着取下头上的羽毛
是为收获的悲痛
还是英雄归于沉睡的欢愉
他们喧哗的围成一团
多年后的一段现代文明走过
年轻的考古家捡起了一片头盖骨
那是生活留下的
因为它还隐约的呻吟喊着
【简历】寒易水（原名卓国林），80年代出生在福建某沿海城市，有诗作见于一些报刊杂志。

郁颖的诗

路人

茫茫的夜里，亲爱的人啊，走在瘦路上
你为了什么，秋风吹着的瘦路上
只瘦的剩下路了，一中空心的痛
一切黑夜为了日出
一切秋天为了春天
你走在瘦路上为了什么
一活着，吃饱了活着，幸福的活着
你一步步捡到，在你的眼睛里
我看到秋风吹不灭的火焰
【简历】依一：1988年生于甘肃通渭，现在兰州理工大学学习。在《火种》等发表诗歌。

郁颖的诗

守夜人

我坐在镜子跟前
灯光下
一遍遍看眼里的自己
卑微又暗淡
凌晨四点 又坐回屋顶
遥望远处散落的村庄
微风紧贴着干枯的发肤

正悄悄向外撑开

【简历】陈巨飞：1982年生于安徽六安。有作品发表于《诗歌月刊》等，现为六安市作协执行秘书。

悲伤的王大夫

我爱80后

作为同样的年轻人
在某个夜晚
我们的谈话将会是这样的开始：
我也是80年代出生的
沈说：80后是一个很特殊的
它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种种
何况我也时常想着春树意淫
也想与韩寒把酒论诗
你以为王菲真的很厉害么
不，她是资本
而张亚东才是CEO
【简历】悲伤的王大夫：1986年生，现居西安，作品选入陕西诗歌大展《长安之歌》等多家刊物发表。

严克江的诗

秋天

胡杨树是你多年的老朋友了
当他还昂首挺胸驻守边疆时你已白发苍苍
一片雪温柔地飘来，来不及发话
你已融化、消逝，无影无踪
【简历】严克江，八十年代生，甘肃陇东人，学理从文，打工糊口，作品发表《九龙》《石榴》等刊。

洛水的诗

七行诗

没有花了，一只蝴蝶还活着做什么
它这个枝头站站，那片叶子看看
全世界的镜子都碎了，一只蝴蝶的美
成了它自己的孤单，孤独地飞
没有一朵花了，最后一只蝴蝶
把自己误以为为了花，并围着自己飞
从身体里飞出来，又飞进身体里
【简历】洛水，80年代生于安徽宣城。有散文被《安徽散文五十家》收录；发表于《绿风》等刊。

孙光利的诗

海边之夜

在海边 我们驻足 把酒言欢
夜色下的海 波光粼粼 夺人眼目
侧耳谛听 有海风吹送
幸福 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
远处 灯火阑珊 指向子夜的行程

站在海边 今夜
幸福很深 欲望很浅
【简历】孙光利，男，1973年9月生于山东惠民，滨州市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等报刊。

谷梁的诗

心事

习惯了的生活
就好象一阵风
对于山上的那棵野菜
却有足够的诱惑力
让一场爱情光临

一转身
忧郁的花朵上
印着古黄的数字
足以证明
沉淀是件辛苦的事

透过空气
一件心事撞伤了我
很少想到一只蜜蜂
竟然藏着数不清的秘密
【简历】谷梁：原名张攀峰，1984年生。在《朔方》《诗潮》等刊发表作品，现就读于宁夏大学。

